

## ◎往事情怀



## 端午三题

## 粽子

小时候,我不记得吃过粽子。但我却记得粽子的香。

应该是个午后,奶奶踮着小脚,去了村东的大河。她要去河里采苇叶。大米小米已经洗好淘净,小米很黄,大米很白,它们掺杂在一起,徜徉在黑色的泥瓦大盆里。

小时候的大河,总是长着丰盛的植物。有荷,有麻,有芦苇,还有亭亭玉立的荷。芦苇的腰身很直很细,叶子却很宽很长,它们在五月的风里站着,莽莽苍苍。

奶奶把采苇叶叫做“打”。她去打苇叶的时候,我没有跟着。我奇怪这样一个小脚老太,年年都要把包粽子这件事,做得如此执着。

苇叶采回来,也泡在瓦盆里。在它一旁的大瓢里,还泡着红枣。

夜幕降临,掌灯了。奶奶开始包粽子。她先将苇叶伸展铺平,一层一层地错落交叠,再用手将它们窝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她捞一把盆底的大米小米,放进这个“漏斗”里。先放米,再放枣。枣放得非常谨慎,有时候是一颗,有时候,是两颗。米和枣都已放妥,奶奶便两手交互着包裹和绞缠,直到苇叶将大米小米包缠得严严实实,滴水不漏。然后,奶奶便用芭米皮捻成的细绳,将粽子缠紧,绑实。摆叶、放米、夹枣、包裹、绑绳,奶奶的工序严谨,动作麻利。包好的粽子依然被放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,棱角分明。奶奶会在第二天一早,就将它们煮进大锅。

我还在炕上睡着,奶奶的粽子就出锅了。我闻见了它的香味,清清凉凉的,非常独特。

这么香的粽子,我却不记得我曾经吃过。也不是奶奶吝啬。奶奶要拎着它们,去看大姑,去看二姑。老话总是说,“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”,而能让她们理直气壮与娘家相连的,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节日。

我不馋奶奶的那些粽子,我也不觉得奶奶吝啬。我希望姑姑们幸福,岁月给予她们的,已经太过单薄。

## 艾蒿

奶奶去打苇叶的时候,顺便,还采回了一大抱艾蒿。村东的大河紧靠着树林,树林里的植物,同样的名目繁多。益母草、萋萋菜、马齿苋、芡子苗。而艾蒿的味道,最为特别。叶子是淡淡的绿,泛着浅浅的白。叶的边缘参差有致,弯出好看的曲线。它和粽子一样,属于端午,属于五月。

早晨的一觉醒来,耳朵里毛茸茸的难受。用手一抠,有东西从里面掉出来。奶奶正在灶下忙着大锅,听见声音赶紧走进屋来:“别抠别抠,快塞上,省得夏天招毒虫儿。”尽管觉得不舒服,但因了奶奶的这句话,我还是乖乖地,将艾蒿塞回了耳朵。身为女孩我天生胆小,我怕极了夏日里各类虫儿的泛滥猖獗。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的灭虫神器,艾蒿是唯一的方法。

奶奶不仅将艾蒿塞进我的耳朵,还将它们插在屋檐下,铺进席子底。于是家里的边边角角,到处都散发着艾叶的香。奶奶还将它们编结成一根又一根长长短短的草绳,燃在夏季漫长的夜里。冉冉的烟雾缭绕着上升,奇异的香味熏跑了蚊虫。我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,听着奶奶的故事,数着天上的星星。

草绳就趴在凉席一旁,火头闪着点点的红光。

## 五丝

端午当日,奶奶总是起个大早。她悄悄地给我的耳朵塞上艾叶,又偷偷地给我的手腕和脚腕,扎上五丝。我奇怪奶奶是用了怎样的法力,才将这项也算比较复杂的工程,进行的不露痕迹。

红红的太阳透过了窗户纸,刚刚醒来的我,正要把手伸向耳朵,却让腕子上的五彩丝线,晃了一下眼。红黄蓝绿黑,正好五个颜色。那是母亲夹在鞋样子里的花线,奶奶一个颜色挑出一根,轻轻地用手一搓,便将它们捻成了五彩斑斓、崭新的花色。

看看我的,再看看姐姐的。她的花色和我完全相同,倒是弟弟,他带的却是单一的红色。除了手腕脚腕,他的脖子上也带了一根,大红的颜色,和虎头虎脑的弟弟一样,神采奕奕。

奶奶说:“弟弟小,三岁以前就得带这样的。”奶奶还说,我和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带的。我表示非常怀疑,因为弟弟总是受到家庭的特殊优待,他拥有的东西,总是和我们不同。他的衣服前襟上还挂了一个用丝绸和花线做成的荷包和扫帚,奶奶说这样邪魔鬼祟就不敢近身,弟弟就

能在夏日熏人的风里,恣意成长。

长大了。结婚了。一进五月,母亲也总是带着粽子来我的新家,就像当年奶奶去看望我的姑姑。时光的轮回总是让人慨叹,如今的粽子也已经不只属于端午。它们非常日常地待在各大超市,里面的大枣一颗挨着一颗。我用花露水给儿子驱赶着蚊虫,他已经不知道艾蒿是一种怎样的植物。我笨手笨脚地为儿子搓好花线,却无论如何,也扎不出奶奶当年的那份神秘…… 文/李凤玲

## ◎人生絮语



## 粽使亲情分外香

端午节快到了,超市商场、大街小巷有很多卖粽子的,包装精美,口味繁多,但我总忘不了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的粽子……

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,条件不太好,每到端午节,父母都要为买不买粽子纠结好几天:买吧,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的钱;不买吧,又不忍心看着我们眼巴巴地看别人吃粽子。不过到最后,父母还是咬咬牙,说一年只有一次,哪怕过后饿几天肚子,也要给我们买几个。为了省钱,父亲总是到端午节那天下午买人家卖剩下的,而且只买7个——我们兄弟姐妹6个每人一个,另一个是父亲给母亲买的,但母亲不舍得吃,让父亲吃,父亲当然也不会吃,最后还是让年纪最小的我吃。我们几个分到粽子都争先恐后抢着吃,凉凉的、甜甜的,那时真觉得粽子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。我们不仅把掉在衣服上的一粒米捏起来吃掉,就连粽叶上粘的一粒米也要舔干净。

有一年,离端午节还有好几天,母亲突然说:“今年我给你们做粽子,保管你们吃个够!”我们不信——我们从没见过母亲做粽子呀!

母亲说干就干。她让父亲到河边采来芦叶洗净备用。第二天

早上,她到镇上的粮店里买来糯米淘净泡在盆里半小时,然后左手端盆,右手捂着盆沿儿,小心翼翼地沥去米里多余的水。母亲全神贯注地盯着盆沿儿,生怕倒掉一粒米。接着,母亲再加入泡好的红枣、花生,用芦叶把粽子一个个包好。不一会儿,几十个棱角分明、葱绿可爱的粽子就包好了。

父亲帮着母亲把粽子放入锅里,煮半个小时我们就闻到粽子的香味了,都想先尝到母亲做的粽子。但母亲说,别急,还得让粽子在灶台上焖一个小时才能吃。于是,我们几个就一人拿一个小碗围在灶台旁焦急地等待。

粽子终于熟了!母亲让我们从小到大排好队依次剥开一个放到我们碗里,一旁的父亲再给粽子撒上白糖,我们就蹲到一边美美地吃起来。一个吃完了,第二轮又开始了。这样,我们每个人吃三四个,好好过了一次瘾。等我们都吃饱了,母亲才给父亲盛上几个。父亲说:“我们粽子做得早,让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也吃几个吧,自家做的尝尝鲜!”母亲让哥哥、姐姐送过去。这时,锅里还剩下四五个,我们让母亲吃,母亲却说:“我也没觉得粽子有啥好吃的,这几个等你们晚上想吃再吃吧!”

以后,每年的端午节母亲总要早早地做好粽子让我们吃,并且还送给邻居的孩子、老人吃。后来,父亲去世了,我们也都工作了,就劝母亲别做了,可母亲总是说,闲着也是闲着,自己做的粽子好吃。前几年,母亲年过八十不再做了,但每到端午节母亲包在粽子里的亲情却历久弥香…… 文/寇俊杰

## ◎昨日重现

## 美味鸭腿粽

端午节又至,漫步在街头,随处可见用大竹叶、苇叶、芭蕉叶包的各式粽子,空气中飘着悠悠的粽香,惹人直流口水。唯独难觅鸭腿粽的踪迹。鸭腿粽是我小时候常吃的一种粽子,我对鸭腿粽有着难舍的情结。

在我的家乡,生长着一种常见的植物,叫箬古,又叫露兜箬,在山上、竹林里、小河边、小路旁,都可见到箬古的身影,它叶子青绿,叶缘有尖刺。在我小的时候,每到临近端午,父亲都会带我到野外找箬古叶。父亲会用刀很小心地把箬古叶子割下绑起来带回家,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的背后,因为我知道,很快就会有鸭腿粽吃了。

鸭腿粽制作不简单,要有

一定的手艺。首先要用箬古叶编织一个像鸭腿一样的笼子,父亲是编织鸭腿粽的好手。只见他用一把刀子先去掉箬古叶中间和两边的刺,然后沿着中间的叶脉一分为二,成为长长的编织带,把削好的箬古叶洗干净,然后开始编织鸭腿粽。他在叶子头部打一个结,然后用四片叶子开始交错编织成“鸭腿”的身体部分,再用叶子的尾部撕成小片,织成“鸭脖子”和“鸭头”,最后打开叶子头部的结,留一个口子,用来装糯米和馅料的。至此,鸭腿粽便编织好了。鸭腿粽外形讨喜,像长脖子的小鸭子,方头、长脖、圆身、尖尾,就像一件件艺术品,煞是好看。

装馅料前,要先把“鸭腿”焯水,然后从“鸭屁股”往“鸭肚”里填充馅料,父亲把事先准备好的咸蛋黄、香菇、腌制的五花肉、蛤蜊叶,加上糯米一层隔一层均匀地塞满,最后封口就放进锅里煮。煮熟了的箬古粽,外表金黄,像一只胖胖的鸭子,惟妙惟肖的,样子很是可爱,因此人们叫它“鸭腿粽”。拆开箬古叶,一股香甜之味扑鼻而来,令人垂涎欲滴。吃一口,香甜软糯之中还带着一股箬古叶的清香,香滑可口又食而不腻。因箬古有祛热消滞、祛风散瘀等功效,用箬古叶子做成的粽子,吃了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。

端午节当天,我们呼朋引伴,各自从家里拿了一只鸭腿粽出来,提着它的脖子到江边看赛龙舟,当我们玩累了,饿了,就一起坐在江边的草地上,拆开鸭腿粽的箬古叶,比着各自粽子个头的大小,然后相互嬉闹着吃粽子,吃得无比满足。那时候的鸭腿粽,是小孩子的最爱,它既是玩具,又是美食,我们即可以玩又可以解馋,所以鸭腿粽给我留下了最难忘最快乐的童年记忆。

今年,我要回家乡和父母一起过端午节,我要和父亲一起做鸭腿粽,享受粽子的独特美味之余,更享受一家人欢度的美好。 文/梁惠娣

## 心窗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fbxbyws@163.com

com